

上
卷

夜 与 昼

柯
云
路



2 034 9754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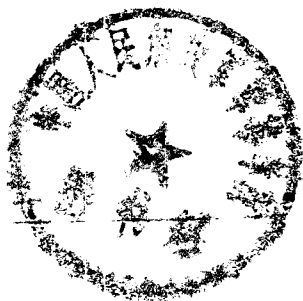
《京都》第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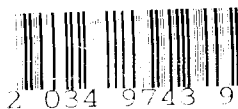
夜 与 昼

上
卷

柯
云
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2 034 9743 9

《京都》第一部

夜 与 昼

下
卷

柯
云
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作者继《新星》之后又一部长篇力作，也是《新星》的姊妹篇——《京都》三部曲的第一部。全书分上下两卷，写的是李向南回到北京后一夜一昼之内发生的故事。

小说描绘了四个家族和与之相关联的上百个人物，全方位地展现了处在伟大而艰难的变革中的京都各个层次的社会生活，是一幅当代城市风貌的“清明上河图”。其规模之宏阔，场景之丰富，气势之恣肆，矛盾之复杂，涉及问题之纷纭，人物形象之多采，以及表现手法之多样化，都会给读者以深刻和新鲜的感受。无疑，这是一部相当有份量和艺术魅力的作品。

责任编辑：章仲锷 朱盛昌

封面设计：柳 泉

夜 与 昼（共两卷）

YE YU ZHO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584,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28 $\frac{1}{8}$ 插页 4

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0,000

书号 10019·3972

定价 3.95 元

天者，夜昼；
地者，衰荣；
人者，灭生。

公元一九八二年，京都正处在伟大
而艰难的阵痛之中……



第一章

火车甩下了广袤的华北平原，果断地驰上了永定河铁桥。芦沟桥在夏日黄昏中，背衬着霞光黯然的灰蓝天空，庄严而孤寂地缓缓向后移动。

古老的建筑身处现代，总默默透露着这种苍凉的孤寂感。

一个个石栏柱上蹲伏的石狮镀着黄昏之光。一孔孔拱形石券洞下，古老的河床里，夏水苍苍莽莽，沙滩草色青青。

离北京城还有十五公里。

一种就要进入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兴奋，照例象每次回北京一样又涌上来。

北京的气息正迎面扑来。

他眯起眼凝视着车窗外已渐渐远去的芦沟桥，凝视着北边、西边天际隐约浮现出的起伏山脉，眼前一片苍茫混沌。正是这崇山峻岭的太行山、燕山把北方的蒙古高原、松辽平原与华北大平原分割开了。

三四千年前，或许更早吧，人们为着通商、交往，从华北大平原，沿着太行山东麓一线高地北上（他眼前隐约浮现着几千年前的跋涉：马队，马队，驮着货物的看不到头的马队……），在一个古渡口越过太行山上东流下来的永定河，进入西北东三面环山的北京小平原，然后在一个分歧点，路分三岔。

西北一路出南口穿越燕山直上蒙古高原(马队,马队,驮着货物的马队……);东北一路出古北口穿越燕山径奔松辽大平原(马队,马队,驮着货物的马队……);正东一路,沿燕山南麓直赴海滨,然后北上出今山海关去辽河平原(马队,马队,驮着货物的马队……)。

而从蒙古高原、松辽平原来华北平原,则逆行同样路线。三路在分歧点汇合,越永定河古渡口南下(马队,马队,驮着货物的马队……)。

这个伟大的古渡口就是现在芦沟桥所在地。

这个更伟大的南北交通枢纽的分歧点,上面出现了最初的居民点(一个年迈的父亲领着一个年少的儿子,牵着两匹驮着行李的老马,疲惫之极。父亲叹口气站住了:咱们在这儿落脚吧!几天后,永定河旁出现了第一间小土房……)。而在最初居民点的迅速发展,诞生了一座城市。

那便是燕国的中心:蓟城。

随后,在历史的演变中,它先后成为秦朝广阳郡治所,隋朝涿郡,唐朝幽州,辽代陪都南京,金代的中都,最后到元朝,它终于崛起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元大都。从此,它以其必然的力量,取代了长安、洛阳、汴梁等历史名城,夺占了中国最中心的位置。明朝开始称北京。

是历史指定了它的地位。

多民族相互通商往来,相互冲突战争,相互交融混合的历史最终造成了北京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心。

中心便是重心,是平衡点,是交汇点。南国水乡的富饶、婉丽,北方草原的粗犷、豪放,西部大漠的苍凉、凄越,东部沿

海的热情、繁华，都各有特色，别张一面，但唯有它们的集中交汇点——北京，才能整个浑然地代表中华民族的个性和文化。

在中国，有哪个城市，哪个地方，能象北京这样把戈壁滩如云马队的剽悍与苏杭丝绸鱼米之乡的热情，最悠古的文明与最现代的气氛都凝缩于一身呢？

几千年的文明史，一百多年的近代史，近在眼前的现代史，敏感的当代史，都正在这个京都中冶炼着。

他即将踏入京都……

火车徐徐驶进热闹喧响、象个巨大音箱一样嗡嗡共鸣的北京站站台。

李向南提着旅行袋一下火车，目光就惊怔地一闪。攒动的人头中跳跃过一个熟悉的姑娘的面孔。

“小莉！”他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

顾小莉正在人群中挤着穿行，东张西望地找人，此时一下转过头，楞了。她眼睛中的神情变化很快，层次很多。

“小莉，你怎么来了？”李向南问。

想不到刚来北京又碰见这位省委书记的女儿。

“不许我来？北京是你的？”小莉神情有些复杂，微含怨恨地瞪了李向南一眼。

李向南笑了。小莉的情绪还那么大，好象几天前在古陵县城里两个人的冲突刚才发生。

“我哪有权力不让你来？”李向南说。

“你是县委书记呗！”小莉冷冷地讽刺道。

李向南笑了：“一个县委书记在大北京算个什么芝麻玩艺

儿！”

“算乡巴佬呗！”小莉说着上下溜了他一眼，止不住露出些许笑意。她很快收敛，照旧冷起脸来。

李向南依然是一身皱巴巴的灰的确良衬衫和裤子，依然是裤腿挽到小腿肚，赤脚穿着那双旧凉鞋，依然是这样又黄又瘦又高地立在她面前。

哼，她也不知道看上他哪儿了！就那双黑炯炯的眼睛？就那张有着铁青色络腮胡茬的黑脸？就是那提着旅行袋筋条凸起、关节粗大的铁腕？就那一米七八的瘦高个儿？就那比自己大十来岁的年龄？就一个烂芝麻县委书记？

“我是乡巴佬。”李向南风趣地说，“乡巴佬进北京还能怎么样？见了人哈下腰靠边躲呗！”他上下打量着小莉，“你可是光彩夺目，更现代化、更漂亮了！”

“少挖苦人！”

“我说真的，你确实更漂亮了！北京更适合你的气质。”

小莉确实比在古陵县更漂亮了。她穿着件鲜红的薄呢连衣裙，潇洒地系着裙带，脚上一双精巧的白皮凉鞋，整个人更显得年轻、苗条、挺秀。腰肢很细，胸部精美地隆起，乌黑发亮的短发来回甩动。她那生气勃勃、目光敏锐的瓜子脸，那微黑圆润，宛如象牙雕就的胳膊和手腕，那光洁的脖颈，都闪射着动人的光泽。面对面站着，能感到她所散发的那种被汗水濡湿的、烫热的、年轻姑娘特有的青春气息。这气息夹着发香，更带有性感和刺激力。

“漂亮也是我的，不碍你的事，用不着你管！”小莉羚羊般的眼睛生气地瞥着李向南。

“管管怕什么？”李向南看着小莉亲热地开着玩笑，“我就不能管？”

他一定要利用这个巧遇化解这位省委书记的女儿对他的怨恨。

这位二十二岁的顾小莉是个可爱的姑娘，同时又是个可怕的小政治权谋家。千万不能因为和她感情上的纠纷，酿出一场自己的政治危机来。

“你有什么权力管？”小莉冷笑一声。

“你是古陵县委的宣传部副部长啊！我这县委书记不能管管？”李向南说着，禁不住笑了。他从来没有把小莉当成个宣传部副部长；这个为了写小说跑到县里去的姑娘也从来不像个副部长。

“什么烂部长，这破职务我不挂了！”

“好啦，别斗嘴了！”李向南看了看站台上纷纷扰扰涌向出站地道口的人群，一抬双手，“我这么多行李，阁下帮我提一件吧？”

“我不管。”

“一个月以前你在古陵县下火车，谁帮你提的行李？忘恩负义了？”

小莉扬起睫毛瞟了李向南一眼，噗哧笑了。她想起了不久前在古陵火车站与李向南有意思地相遇。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她伸出手，没好气地说：“拿来吧。”

“咱们往外走吧。”

“不行，我还得再接个人。”小莉提着个旅行袋，翘首在站

台人群中到处寻望着。

“对了，我忘了你来车站干什么了！你接谁？”

“反正不是你！”

“又斗嘴，我知道不是我，所以才问啊！”

“你知道不知道，盘问人在外国是最不文明礼貌的？”

“我是中国人嘛，而且又是个乡巴佬。”

小莉收回四处寻望的目光，瞥了瞥李向南，又噗哧笑了。

“我接我哥哥。”她一边走一边昂起头很明快地朝后甩了甩头发。

“你哥哥？”李向南脚下犹豫了一下。

“怎么，”小莉转过头看了看李向南，“一听我哥哥，你脸就阴了？”

“没有。”

“没有？哼，还不是又想到你在古陵的那个心爱的人了！”

“小莉，你怎么又来了！”

“我怎么又来了？你不就专门看得上那个烂货吗？”小莉的话一下露出刺人的尖刻和嫉恨来。

“小莉，”李向南猛地停住步，脸色有些愠恼，“你为什么总要攻击她呢？林虹并没有伤害你什么地方啊！你不能对人宽谅点儿？”

一说林虹，两人就翻。

小莉也站住，抬眼瞧着李向南铁青阴沉的脸。她没想到李向南一下又生气了。她并不想让李向南生气。但是，李向南对林虹的偏护又尖锐刺激了她。几天前在古陵县城里的怨恨又一下涌上来，眼睛里激动得射出潮湿、发红的光芒。

“我说她，是我的自由，你管得着吗！”

“我……”李向南克制住自己，温和地道，“我是说，小莉，你哪儿都好，对人刻薄这一点不好。”

“我好不好又不关你的事！”

李向南沉默半晌：“我愿意你各方面都好。”

小莉看了李向南一眼，垂下眼不作声了。

他们在站台上的人群中慢慢走着。

“你爸爸在吗？”过了一会儿，李向南问。

“你问这干啥？”

“我从县里赶到省城找过他，知道他来北京开会。我这是又到北京来找他。”

“用得着你找吗？”

“我这是向省委书记汇报工作啊！”

“哼……”小莉噘了噘嘴，“他每天晚上回家。”

省委书记顾恒的家还一直在北京，没搬到省里去。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我大前天和我爸爸一块儿来的。”

“你哥哥不在北京工作？怎么要你来接他？”

“他出差。哥——！”小莉突然兴奋地叫道。

李向南打量着。迎面站着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三十多岁的人，一看气质就是同一代北京老三届学生。中等个，很壮实。有一张线条粗硬有力的大脸盘，眼光锐利，宽额，阔嘴，方下巴，嘴角刻纹刚劲，一副强硬有力、雄道自负的样子。

“哥，你怎么才下车？”小莉跑上去，“这就是李向南，我们古陵的县委书记！”她回头介绍道，“这是我哥哥，顾晓鹰！”

李向南和顾晓鹰伸手相握。两个人都通过手感到了对方那不易被人凌驾的强悍的性格力量。

李向南尽量平和、亲热地笑了笑：“我早听小莉讲过你这位哥哥了。”

顾晓鹰则放荡不羁、很有气派和风度地笑笑：“你的大名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握手容易松手难。

握手时越装得大方、亲热，松手时越含着难堪、不自然。

“哥，你们——一块儿来的？”小莉突然瞠目结舌看着顾晓鹰身旁。

李向南转过头，也随之怔。

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站在一旁的正是林虹！

林虹正用她那把什么都能看透的目光冷静地看着李向南和小莉。

四个人站在人群流动的站台上，一时僵住了。

林虹一下火车，就有人走到了她面前。

“林虹。”一个熟悉的低沉的男中音。

她抬起头，猛然间楞了，血一下涌上脸。是离婚后几年没再见的顾晓鹰！

她感到从内心到身体都掠过一阵憎恶的颤抖。

“你从古陵县来？”顾晓鹰看着她，目光是有力的，俯视的、打量的，象在解剖对方的灵魂和肉体。

这种目光让林虹憎恨。

她过去就憎恨他的目光！他的目光曾让她感到一种受审

查、受轻视、受凌辱的愤怒。现在，这目光表面上看来文雅了，客气了，却含着那种观览异性的粗糙、辣热和放肆。

她冷冷地应了一句，扭转脸，提着自己的行李径直朝前走。

顾晓鹰从容赶上几步拦住她。

“要不要我帮你提一件？”他把两个旅行袋合到左手里，腾出右手来很有风度地说。刹那间，他便以其画家的眼光，迅速而从容地把林虹盯视着观览了一遍。

她还那样美丽。她的眼睛虽然此时含着冰冷的敌意，但还是那样黑亮水汪；她的额头透着冷傲，但还那样严肃而明皙；她的头发不象过去浓密了，但还那样黑亮；眼角已有几丝若隐若现的鱼尾纹，整个脸仍接近过去那样柔润；嘴唇表皮略有些干——那必定是坐火车所致——但仍显出内在的新鲜、弹性，连同那丰满、柔美的下巴，构成了一个很有性感的接吻区。他还看到了她脖颈下微露的一抹雪白的肌肤，他能扩展想象到整个胸部，想象到抚摸它时的光润滑腻的手感。

“不用，谢谢。”林虹神情冰冷地拒绝了。不看她，略躲闪开，又随人流往前走。

“连话也不愿和我说了？”顾晓鹰又上前两步拦在她面前。他亲热地笑着，不转睛地凝视着林虹。林虹垂着眼皮、咬着嘴唇的冷峻神态，特别是那嘴角绷紧的清秀而严肃的线条，让他觉得很有趣，很可爱，也很富于刺激力。他的目光又透过衣裙把林虹的身体整个“抚摸”了一遍。

林虹感到一种受辱的愤怒。她感到顾晓鹰的目光在赤裸粗暴地剥下她的衣裙，在她浑身皮肤上掠过一阵发麻的憎恶的

颤抖。

目光也能淫辱女性。

“你应该放尊重些！”她尖刻而激怒地说。

“林虹，”顾晓鹰依然从容移动着身体，挡在林虹面前，“我不想让你生气。我早看见你了，我也是下了好一会儿决心才过来看你的。”他望着林虹，语调诚恳动人地说，“虽然离了婚，可总算一夜夫妻百日恩吧？”

“不要脸！”林虹从牙齿缝中骂道。

顾晓鹰毫不在乎，甚至有些开心地笑了。他依然潇洒而从容地移动了一步，挡住要走的林虹，温和含笑地打量着她：“只有你才能这样骂我。我只把这种权力给过你。”

“流氓！”林虹转身扶起一个在身旁跌倒的小女孩，就和孩子的母亲一起牵着她，随人流往前走了。

顾晓鹰看着林虹的背影。这次他从较远的镜头把林虹的整个身材欣赏了一遍。她今年应该二十八岁了，依然苗条，似乎比过去更有女性感了。隔着飘动的白色连衣裙，他似乎看到了她的裸体。看到了她行走时臀部、腿部、腰部以至全身肌体优美诱人的起伏和运动。他能想象到抚摸每一处肌肤的不同的质感。

女人穿裙子是美的。比穿衣服美，因为它有所裸露；比全裸也美，因为她并不暴露无余。

凝视着林虹的背影，顾晓鹰笑了。

因为他是画家，所以能这样欣赏人体美；因为他是男人，所以他能这样欣赏女人。

做妻子，林虹不够标准；做情人，只要有刺激力就行。顾

晓鹰突然想到他曾经听到过的一句话：

一个被你征服占有过的女人，当她被你遗弃分隔甚久之后再一次出现时，她如果美丽而且骄傲，那她便对你具有难以想象的刺激力。

顾晓鹰咬住下嘴唇笑了。他感到一种冲动。他要满足这种富有刺激力的热情。他不一定要和林虹怎么样，但他还要去拦住她。他不能这样毫无所获地退下来。

他又赶上去，拦在了林虹面前。

“林虹，”他诚恳而温和地说，“我要和你说点儿事。”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我不认识你！”林虹说。

那个和林虹一起牵着自己女儿的母亲，此时惊愕地望着顾晓鹰。

“对不起，我要和她说点儿话，”顾晓鹰彬彬有礼地对那个妇女解释道，“她是我过去的妻子。”

那个妇女疑惑未尽地看看顾晓鹰，又转头看看脸色激怒的林虹，连忙不自然地笑笑，“芳芳，和阿姨再见。”领着孩子走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说吧。”林虹把旅行袋放到身前，昂起额头，平静地直视着顾晓鹰。她最初的激愤已经过去了，现在，她拿出了多年生活磨练出的克制和冷静。

冷静是远比愤怒更成熟有力的态度。

顾晓鹰的目光与林虹对视了一会儿，倒闪烁躲避起来。林虹的眼睛是透亮的、冰凉的，要把对方什么都看明白似的。

“我想和你随便谈谈。”

“谈吧，我听着呢。”林虹冷冷地直视着对方。现在，轮到